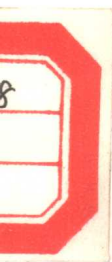


陈圆圆与吴三桂

左书谔
郑明昭
著



82
6-

吴三桂与陈圆圆

左书谔

郑明昭 著

封面设计 侯钟琳
肖像绘画 侯钟琳
责任编辑 潘平

吴三桂与陈圆圆

左书涛 郑明昭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1/32 9印张 2插页 175千字

198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,000册 定价4.30元

目 录

一	引 言	1
二	风流武将	2
三	苏州名妓	21
四	千金之聘	38
五	田府歌妓入宫面圣	44
六	宁远总兵奉诏入京	54
七	田府相会	60
八	北京突变	74
九	刘宗敏强占陈圆圆	86
十	吴三桂冲冠借清兵	109
十一	山海复仇	122
十二	绛州重逢	137
十三	爵封平西王	147
十四	处绞刘宗敏	160

十五	开藩云贵	168
十六	纵情声色	187
十七	密谋反清	197
十八	陈圆圆出家	209
十九	大周帝驾崩	218
二十	尾 声	239

附 录：

一	《清史稿·吴三桂传》	242
二	陆次云《圆圆传》	274
三	吴伟业《圆圆曲》	280
四	主要参考书目	283

一 引 言

鼎湖当日弃人间，破敌收京下玉关。
恸哭六军俱缟素，冲冠一怒为红颜。

这是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《圆圆曲》中的诗句，这部被称为效唐代《琵琶行》与《长恨歌》而作的长篇史诗，以明末清初动荡的历史为背景，描叙了被明代亡国之君崇祯爵封平西伯、官拜宁远总兵的吴三桂与苏州名妓陈圆圆悲欢离合的动人故事。

在交通条件十分不便的古代，一个地处辽东半岛偏僻之地的宁远总兵，怎么能与江南之地的苏州名妓粘合在一起呢？这里所说的便是这个动人心弦的故事。

二 风流武将

大明万历四十年（公元1612年）的一天，自辽东中后所一幢高出一般人家一筹的青瓦大房里，传出了“哇哇”的哭声。侧耳细听，这声音似刚刚出生的婴儿的啼叫，但又不象。因为在幼稚的哭叫声中，不时夹杂着浑厚的声音，听上去好象一个成年男子在学婴儿啼哭。细瞧屋内便会明了，这的确是一个婴儿刚刚降生，他就是明末清初叱咤风云的吴三桂。

在婴儿降生的日子里，有着一幅忙而不乱的景象：生母吴祖氏刚刚摆脱了剧痛的折磨，两只手无力地放在炕上，一动也不动。但是，她那两只疲乏无力的眼睛却在不停地眺望着刚刚放入襁褓中的孩子，接生婆见吴祖氏这种神态，象想起了什么似的，她赶忙抱起襁褓中的孩子，带着十分荣幸而加些傲气的口气说道：

“夫人大喜，您添了一位大爷。”

卧于炕上的吴祖氏想知道的就是这个，当她听说刚刚出世的孩子是个男孩时，脸上露出了欣慰之色，她所希望的就是生个男孩。记得自她有孕在身之时起，丈夫吴襄倍加关心，凡是她想吃的，丈夫都想方设法满足要求，而每当将那些使她垂

涎的东西放到面前时，丈夫总是面带微笑，半正经半开玩笑似地说：“我这可是给儿子吃的啊！”这十个字反映出了丈夫的心思：是啊，我又何尝不想生个儿子呢！这也难怪，在这个世道下，只有儿子才能继承父业，承祀祖先。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，如果我生不出儿子来，这罪可担当不起啊！曾记否，丈夫经常在她那高高隆起的腹部抚摸着，口中还时时念叨着：“嗯，是儿子，你看儿子还挺不老实，你疼吧？”这语无伦次的念叨，给她带来过一阵阵的欢笑，也带来过不易被丈夫察觉的忧虑和恐惧。如果不是儿子，丈夫又会怎样对待我呢？为了能生儿子，她曾多少次在夜深人静时，独自一人面对屋内黑乎乎的一切，暗暗向苍天祈祷：愿苍天赐我一子，赐我一子，赐我……就这样，她慢慢地进入了梦乡。曾几何时，她梦中生子，笑声惊醒了熟睡的丈夫。被丈夫推醒后，她情不自禁，绘声绘色地讲着那爱子的相貌，小两口对视而笑，久久不能入睡。又几回，她梦中恋子而未得，哭醒了酣睡的丈夫。当丈夫问她为何而啼哭时，她只得支支吾吾，用些问非所答的话来应付丈夫的追问。人说有孕在身有三多：觉多、食多、梦多。她虽基本如此，但又不完全是这样，她经常为思子而不得入眠，这些丈夫虽有所察，但并不解其中的奥秘。如今，就在那接生婆报告生子消息的一刹那间，一扫愁云换笑颜，她由衷地笑了，笑得是那么甜蜜，两眼挂满了晶莹的泪珠。

吴祖氏欣喜过后，象是想起什么似的，只见她将嘴向对面墙上努了努，接生婆初以为她要吃点什么东西，忙转身吩咐将准备好的东西呈上，但是吴祖氏却摇了摇头。这时，接生婆才

恍然大悟，忙对身边的人吩咐道：

“快到书房禀告老爷。”

老爷是谁？当然是刚刚落地那婴儿的父亲了。他叫吴襄，在风行取字的时代，他也为自己取了个字叫“两环”，为什么取这两个字呢？古人取字，大都与名意相关。吴襄虽非文豪，但经书之识还是有的，他不象文豪名士那样取上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字，反正不失字意就行。他取名襄含有武意，取字两环也非文意。至于还有什么更深刻的含义，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了。

吴襄对妻子的生育是倍加关心的，临产之际，他悻悻地离开卧室，蹒跚地进入了书房。其实，名叫书房，房中的书却寥寥无几。除去几本四书五经之类的书籍外，恐怕再也没有别的书了。而墙上却挂满了刀枪剑戟，十八般兵器样样俱全。这个书房如果叫讲武堂或演武厅可能更恰当些。往日，每当吴襄步入书房之时，他总是抚摸一下他那心爱的宝剑，看看他那雪亮的银枪，可是今日他却无心顾及，因为他在思虑着他最关心的问题：夫人就要生产了，这个即将降生的孩子该是个男孩吧！不一会儿，他听到了夫人的呻吟声，他的心似被撕裂，有几次他真想冲过去看看怎么回事。可是，步子刚刚迈出又缩了回来，夫人那边有人照料，自己贸然撞进去，有伤大雅。他只有在书房里来回踱步，并时而念叨着：“愿她们母子平安！”

“老爷大喜呢！夫人给您添了个大爷。”

正在踱步的吴襄，被这突如其来的报告怔住了，只见他竟楞楞地在那里站着。不过，稍一会儿，吴襄便恢复常态。他

的脸上顿时露出了满意的微笑，接着说道：

“好啊，好啊，真的是好啊！”

是自语，还是对报喜人表心迹？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吧。吴襄说罢此语，便对报喜人说道：

“母子可平安，大爷可好？”

“是的，大爷，您还是惠眼相顾吧！”

听到报喜人的话，吴襄点了点头，便随那人步入卧室，他的心比他的身走得更快，早已飞到了这里。

当房门被推开时，吴祖氏用力睁开了她那微闭的眼睛，当她的眼光与丈夫眼光相遇时，她得意地笑了。这笑脸向丈夫表示：你看见了吗？我可是给您生了个能承父业，能祭祖祀的儿子啊！吴襄见夫人在微笑，他自己也随之笑了。这笑脸是向夫人表示了他由衷的高兴和深切的慰问。他慢慢地轻轻地踱起了脚，一步一步地挪到了炕前，紧紧抓住了夫人的一只手，抚摸着。他想说几句安慰的话，但当他见到夫人疲乏的神态时那张开的嘴重又合上，这不是同夫人说话的时候，再看看夫人煞白带有汗珠的脸，他更觉不该说话了。他只是握住夫人那温暖的手。

“大爷，请您看看大爷。”

正当吴襄与夫人相对不语时，那接生婆将孩子抱到了吴襄面前。只见他转过脸，站起身，两只眼睛盯住了襁褓中的孩子——他日思夜念的儿子。那婴儿象故意捣蛋似的慢慢地睁开了双眼。先看了看伏在他上面的吴襄，接着又四处张望；那眼珠转个不停。吴襄揉了揉双眼，带着惊讶的神色瞅着襁褓

中的儿子，是真的，我的儿子睁开眼看爸爸了，他高兴地转回头对卧在炕上的夫人笑了笑说道：

“好机灵的孩子！”

听到丈夫的赞誉，夫人更为高兴了，她盼望的就是能生儿子，而且生的儿子是个聪明可爱的孩子。她会心地笑了，笑自己为丈夫添了一桩大喜事。

吴襄重新打量着儿子的面孔。他看到自己的儿子的长相与众不同，既不酷象父亲，又不酷象母亲，但又兼而有之。而且，若细观其貌，竟是似有伟人之相。这不禁使他想起了一件往事。

那还是几年以前的事情，记得有一位阴阳先生，人称形家的，因其眼准技高，名赫一时，所以走到哪里都有人请他看看风水如何。这年，此人路过辽东时，吴襄也不惜以重金邀请此人到祖坟地上去看一看。阴阳先生感吴襄礼遇，也就格外认真些了。只见他围着坟地绕了几圈，左顾右盼，上瞧下盯，好一阵子，露出了惊讶的神色。吴襄站在一边，见其神色异常，不自觉地问道：

“先生，风水如何？”

“此地理贵不可言！”

“先生可否言明，此地理贵在何处？”

“贵不可言，就是贵不可言！”

这是什么话？可是无论吴襄怎样追问，那先生就是不再作任何解释。自此以后，吴襄的心中总期待着什么。今日当见到儿子的状貌时，他又很自然地与阴阳先生的话联系到了

一起。在他的心目中留下了这样疑问：难道我的儿子将来真的贵不可言吗?!……

“老爷，您该休息一会儿了，老这么站着可要累着的。”

听到接生婆的话，吴襄从沉思中被拖了回来。是啊，该休息一会了。自夫人生产到现在，他的屁股还没有落座呢，这可非同武场竞技，站久了也不是个味儿。于是，他含笑点了点头，又向夫人那边看了看，劝道：

“夫人还是好好休息一下，有事随时叫我，保重身体啊！”

夫人听到丈夫的贴心话，感激地点点头，吴襄转而又对身边侍奉的人吩咐道：

“小心侍奉夫人！”

“是。”

吩咐完毕，吴襄又扫视了一下这间房子，慢慢地退了出去，此时此刻他的心情是复杂的。

晚清时期有一位曾在慈禧身边为女官后寓居他国，择西人为婿的德龄曾经说过：中国人对三这个数字特别感兴趣。是的，“三”，对中国人来说确是感兴趣数字。你看，这人生下来的第三天不是很热闹吗？吴襄夫妇恩爱之时，喜得贵子，真是乐得非同小可，这三日贺喜之事当然也要搞得热闹一些了，鱼肉盛备自不必说，山珍海味也得购进一些。虽然，这青瓦大房在中后所算得上数一数二，但总得收拾收拾吧。客厅被布置一新，桌椅被整洁一番后蒙上了一层细纱。两日来，吴第内也够忙活的了，不过，总算进展顺利，至三日时已万事具备，只欠东风了。这一日，晨光刚刚撒向大地，吴襄便起身。往日他也是

黎明即起，起来之后他所做的是提刀握剑，舞刀弄棒。今日是儿子的三日，不一会儿客人们便会来到，他不能去演武场竞技，而是要亲自检查一下各方面准备的情况。

“老爷早！”当吴襄漫步院落厅房之时，那些忙着整备迎客的人向他打招呼。

“早、早，准备得好吧？”吴襄不时地询问着。

早饭过后不久，客人们陆续地来贺喜了，未入大门，贺声先到：

“恭喜，恭喜，添子大喜啊！”

“同喜，同喜，谢谢光顾。”吴襄机械地重复着这几个字。

应该说，在今天吴襄门前既未停花呢大轿，也未有朱色大车。因为吴襄既非达官，也非显贵，仅仅是个财主而已。所以，前来贺喜的人多是与他的身份相同的或略低一些的人。不过，其中也有一位比他地位高的武将。当这位武将驰马门前时，只见他翻身下马，顺手把马缰甩给了身旁的卫兵，抬腿迈入，后面还跟了几个比他年岁小的小伙子。进门之后，吴襄迎了上来，只听来说道：

“恭喜，恭喜。”

“同喜，同喜。”

“她们母子还好吧？”

“好，好。”

噢，一听便明，来人原来是吴襄的内兄，刚刚下生三天的孩子的舅舅。此人姓祖，名大寿，字复宇，当时是明朝辽东的边将。他以武见长，跻身行伍，是当地较为知名的武士。说来

话长，吴襄祖籍并非辽东，而在高邮，后随父迁入辽东。虽也凭借钱财买地置房，非穷苦人家可比。然而毕竟是客居之户，与当地绅士不同，要想在此站住脚，必须同当地富豪相互勾结，以取得联谊之效。而祖大寿一家是地道的辽东人，也是在当地富豪中有威望者，故吴襄极力向他们靠拢。而且，吴襄这个人自少年起就不太喜欢读书，对师傅逼他读那些“子曰：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”和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等等始终不感兴趣，在父母的训斥与师傅的板子下方能象吃药似的背上几段四书五经。但对于兵书战策，刀枪棍棒却是锲而不舍。年长以后，父母见他喜欢弄那些棍棒之类的玩艺，不是学文的料子，也就听其自然了。自此以后，吴襄酷爱耍枪弄刀，刀枪剑戟十八般兵器虽不能说得上精通，但也可以说是样样拿得起来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也不断确定了自己的目标：考武科举，挤入武将行列。他日练不舍，并广交朋友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结识了一个比他年龄稍长一些，武功很好的人，这人就是祖大寿。两人在武场上，你来我往，枪下马上，交上了武友，后来祖大寿见吴襄武功不错，甚为赏识。吴襄也有巴结祖氏之意，于是，为了友上加亲，经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，娶了祖大寿妹妹为妻，自此关系更为密切。但是，近来因祖大寿已挤入武将之列，尽管是个小小的边将，但毕竟还是武将啊，所以，来往减少。吴襄一直想与他这位昔日的好友相叙，未得时机，今日相见倍感亲切。当祖大寿步入大门之后，吴襄便匆匆几步迎上前去拉住他的手，二人携手到书房叙旧去了。

与祖大寿同来的还有祖大弼、祖大乐、裴国珍、吴三凤、胡

弘光等人。祖大弼、祖大乐是祖大寿的兄弟，也是吴襄的舅子；裴国珍、吴三凤、胡弘光是祖大寿一家的亲近之友。这些人都以武功见长，在征战沙场上，哪一位也能手提刀持枪冲杀一阵子。今日赶来贺喜，也是赶来交流武功的。

在吵吵嚷嚷声中，宴会开始了。众位客人在主人的殷勤招待下，放开肚量尽情地吃喝。酒席桌上，有窃窃私语天象收成者，也有高声对嚷刀枪剑戟所谓百步穿杨、秋风扫落叶者，不过，大家都没有忘记惠顾一下贵公子并说上几句赞扬的话。

“隆准大耳，准是一条好汉子。”

“哎，好一个福相啊，必是个大福大贵之人。”

“好，是个有出息的，看那眼神，简直是个神童啊！”

……

太阳西倾，天色将晚，客人们东倒西歪，脸色紫红，都是酒足饭饱，他们满意地走开了。送走了客人的吴襄疲惫地进入了梦乡……

人生下来总该有个名字吧。吴襄夫妇千思百虑，决定给儿子取名三桂，从此这个孩子便以三桂相称了。

三桂生来聪明活泼，爱动不好静，而且还比一般孩子早些会翻身、走步，呀呀学语。所以，吴祖氏总爱在丈夫面前说着这样的话：

“咱们这个儿子可聪明了！不过，长大肯定是个调皮蛋。”

每当听到夫人这句似责备又是溺爱的话，吴襄总是含笑点点头。他太同意夫人的这个看法了，因为，这与他自己的观

察是一样的。

幼年的吴三桂，除去同常人一样有一个学走路、学说话的过程外，还有一个爱钻书房、奔武场的“癖好”。刚刚能够走稳，会跑时，他常独自行动，当看管他的人稍不留神，他便会拔腿就跑，或到书房，或到武场。到书房他很少去摸那些满是尘土的书籍，而是瞧那墙上挂着的東西，刀枪对他太有吸引力了。到武场上，他经常见到父亲在那里习武，刀明晃晃的，枪呜呜作响，小小的三桂一点也不害怕，每当靠近父亲时，父亲就不得不停下来抱上一会儿，然后再催人把他领走。初，三桂来到这里只是看，后来竟也模仿父亲的动作，但是不一会儿便摔倒在地上，哇哇地叫起来。一次，两次，三次……这一切吴襄全都看在眼里。

母亲吴祖氏，在当时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封建规教下，同千千万万同代人一样，既无受教育的权利，也无展才用武之地，你看她，竟连名字都没有，以致我们只得称她为吴祖氏。这是因为她嫁了一个姓吴的丈夫，取夫姓于前，己姓于后，合一氏字，便是她的代号了。这一点与千千万万妇女无异。但毕竟她是生长在尚武之家的，在这种家风熏陶下，对习武的事还是略通一些的。她从父亲、兄弟们的习武中识其一二，对刀枪之类兵器也不陌生，所以给儿子讲习一些武功还是能够胜任的。

吴三桂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尚武家庭里，在父亲的刀光剑影与母亲的唠叨下度过了他的幼年。

少年时代的吴三桂，手中拿的已非昔日的棍棒，而是刀枪

剑戟，出没之地也不仅仅是空旷的练武场，而是人喊马嘶、硝烟弥漫的战场。

也许是时代的缘故吧，假如少年吴三桂没有战争的磨练，恐怕不会很快成为一名边将。在吴三桂步入少年之际，父亲已由一名边将经多次升迁而成为总兵大人，舅舅祖大寿也由副将升任锦州总兵要职。吴三桂初以父荫成为一名边将，后又步父亲后尘，不甘他人冷眼，应试于武科大考，凭着他那娴熟的武功，飞腾于武场之中，雀跃于剑戟之下，力敌群雄，夺得武举之名，受朝廷钦派，在祖大寿麾下任中军官。

吴三桂不负舅舅的厚望，冲锋陷阵，屡立战功，面对强悍善战的满洲八旗兵，他毫无惧色，确实打出了威风，被清太宗皇太极称为辽东“好汉子”。

说来话长，那还是崇祯初年的事情。

崇祯二年(公元1639年)皇太极绕道蒙古入口进逼京师，祖大寿随袁崇焕入援京师，吴氏父子也在此列。但因崇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，误以袁崇焕与后金有约，准备里应外合破京师，将袁下狱问罪。祖大寿受知于袁崇焕，对袁氏之怨愤愤不平，又因才力不及他的满桂被任命为武经略，统帅宁远将卒，祖大寿不愿受其节制，故统其所属掠山海关而东走宁远，幸有孙承宗奉旨相召，而祖大寿曾知恩于此人，加之狱中袁崇焕也奉旨致书规劝。他才引兵回关，配合其他各路经城下一战赶走了后金军，解除了北京之围。为了防边并寻机夺回被皇太极占据的遵化、永平、迁安、滦州四城之地。祖大寿并未回驻锦州，而是随孙承宗向四城之地进发，一举收复了四城。此